

# 大河石窟

□王建中

唐开元年间的那个春天，诗人王维鸣埭胜州，但还是与准格尔黄河大峡谷失之交臂了。

清初，这段峡谷嶂岸林木茂盛。

亭林先生顾炎武来到黄河河道中的娘娘滩时，绣旗半开，桐乳入茶，山花烂漫……

那时黄河岸边的石窟寺，遍插白龛，被称为白旗召、察罕固少召。清康熙皇帝巡视鄂尔多斯时，石窟寺掩映在苍松翠柏中，泉石从瀑，幽峰曲径。

清朝中叶的石窟寺，凿窟充整，壑通洞连，形成了山环水绕的清幽境界，可谓林壑呼应，罅卷帘清，白水叠石，云影盘泉。

察罕固少召，因蒙晋陕粮油大通道的兴起，成为一处兴盛之地。双崖峙立的幽谷中，河水咆哮的山门前，悬有一副楹联：“大河垂天二万里 长松拔地三千尺”。

我去的时候，夕露沾衣。黄昏把夹岸的榆树凸现出来，嵯峨的群峰阴影铺开，一股凛冽的香气惕然心惊。穿过黄刺玫和柠条交杂的长岸，暮色中一小片红柳朝向河水的枝条闪着波光，崖壁沉入夕照。回头望去，来时的路径已经模糊，树木贴着岩壁，一条早已倾圮的石级古道时断时续。天暗下来，仿佛有更深的幽暗在峡谷里潜伏。

夜色很快笼罩了这里，黑黢黢的建筑耸立在崖巅，风落下来，凛冽的香气异常陌生，黑暗中沉默的事物总是不谙。峡谷里的河水起伏如钟，四周的沟壑十分安静，涛声低沉。天光呈现出来的时候，石窟寺前的石阶上飞起一只鸟，翅膀甩打空气的声音，如同风中的幡。河里轰轰隆隆滚过一阵闷雷，仔细听了一会儿，辨出这是塌方的声音，心里一惊。找了一块高崖宿下后，身下的涛声不断涨上来，就枕了这波澜，看天上的星星，潮气也裹着山风，像大布一样，罩了过来。一夜无梦，清晨便笼在一片晨雾中了，石窟寺隐隐露出一角。

峡谷在这里有一个侧身，两岸拉拽而来，河水的转折并不低沉，抑压使河水狰狞起来，对峙的高崖却踉跄，一崖挨着一崖，峰崖拥趸，回悬激注。左岸是绵延的丘陵，像崖南下，长城逶迤，岸上山缺连甍，关河从东来插入黄河，因是渡口，将这个山口称为关河口，晋西北并不深厚的黄土被水流深切之下，石槽陷铁如匣，形成一道深深的石河。长城堡寨簇拥，一直逦迤至雁门关，表里山河处处被山峦挡住，紫塞也时时被遮断。北进是土默川的尾翼，一望无际，黄河上中游的分界处正是著名的海生不浪

小时候，一入冬，妈妈便开始撕着日历，数起了日子。农家小院，齐整的玉米楼子，在阳光下闪着金色的光芒。那高高低低的土墙上，挂满了一串串红辣椒和晾晒好的萝卜干，它们正恣意地在东风里飘来荡去，向人们诉说着生活的美好。

喜气盈门，炭火正红，土炕滚烫。大人们打坐向火，剥着瓜子，纳着鞋底，偶或翻着炉盖儿上烤熟的红薯；女孩子们围坐在一起，相互编着新式样的麻花辫儿；小男孩儿一点不消停，他们穿梭于长长的弄堂里，娴熟地舞枪弄棒。

“满窑里围得不透风，脑畔上还响着脚步声。”民歌里的场景再现，左邻右舍一起拉家常侃大山，海阔天空，淳朴的脸上绽放着笑容。炉上的食物熟了，整个小屋弥漫着饭香，孩子们聚拢过来，调皮的猫咪也“喵喵”地来凑热闹。此时，大铁壶里的水“咕嘟咕嘟”地唱歌，云山雾罩，香满小屋。如此热闹喜气的氛围，温润了我的一生。

那时我总是急不可待地掀开发面盆的盖帘，一股浓浓的面香顿时溢满

文化遗址，一座古城露出来，黄河温地有海海漫漫之感，敞开温暖的怀抱。很喜欢这里山河交错的伟岸与阔朗。右岸则是鄂尔多斯高原，库布其沙漠南下时，被准格尔山地阻挡，留下了风被束缚时羁绊形成的沙锥子，低处有小小的洼子，芦苇弥长，樵接着浩瀚的库布其沙漠。一边是沙漠草原毗连了山地，一边是土默特平原襟带了黄土高原。黄河便是楚河汉界，泾渭分明，低低地沉下去，准格尔黄河大峡谷横空出世。

石窟寺如今已毁圮，断壁残垣，孤零零伫立在黄河的深峡峻崖上，里面最引人注目的是200多年前的壁画。几经修缮，壁画下面的原始底画还在，艳丽的颜色藏在厚厚的泥层之下。

石窟寺前石砌的平台下，便是湍急的黄河水。一座残破的塔，塔后的沟涧中流水断断续续，一种刺猬一样的植物布满整座山崖，提醒我这里还是鄂尔多斯高原沟壑的延续。

峰峦重叠环绕，古道蜿蜒曲折。一条古石阶从崖腰凹下线一般时断时续的路。崖道摩天，嶙峋巉岩拥堵过来，古道在一个缺口处直下涧底。转过巉岩，忽然展开一沟苍茫，这里草木葳蕤，与周围的荒山野岭形成鲜明的对比。一涧迎缺，天空展开来，一堵悬崖无声无息压下来。峰崖岩岸环绕，天地逼仄，挤压出一道裂隙般的峡谷，古道就从这里攀上了石罅的顶部，在豹背一样的崖石上凿出十几级台阶，把古道送上了岩崖，石窟寺坐落其上。在这里，只看见石窟一角和后面的白色塔尖，石罅收拢了深沉的涛声，整个峡谷埋进了涛鸣水应的回声里。仿佛两大高原在这里对峙，黧黑的峡谷岩壁像两扇门板，河水从门板中流过时，巨大的水流以岩壁为依托，蹿上崖壁后又落向河里。两峡相阻，河水推挤着撞向一堵曲环回折的崖壁。

内蒙古高原和黄土高原在一道水流中，分列两岸。两大高原比肩，此起彼伏，呈犬牙交错貌。高踞俯瞰，地势逶迤下去，锯齿崖峰迭出，袅袅烟缕下，黄河人家层层叠叠，终是

被群崖遮蔽。

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在一条峡谷里相融共荣，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由峡底直上看去，石窟寺耸出云端，如同天上落下星星，地上开出金莲。大石垒筑的峡谷，大开大合的天堑，鹰也在天上，风一吹，柏枝榆叶飘落。

石窟寺像一座石城，整个峡谷像一把马头琴，传世的涛声填满峡谷。

清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的一



画意天然的石窟 钟颜摄

个小阳春日，耶喜先生在塔哈拉河畔喝过一碗浓茶后，动身前往石窟寺。后来人们将这碗茶，称作跑坡茶，现在该茶依然在蒙晋陕接壤区广受欢迎。其实，它就是遍生于黄河两岸的野生黄芩。耶喜先生喜这里的山泉，爱用泉水冲泡黄芩。

缘河口走水路，依河南下，30里行程，却是九曲之折，为晋陕黄河大峡谷合开了端倪。现在谓之蛇曲。这一段，当是黄河上最经典的河曲地貌，也是最幽奇之处。

据老人们讲，去石窟寺的人多走河路，大半要在船上过夜。一入夜，小船就绝迹了，拢岸的多是大船，船头上挂一盏灯笼，宿夜的人们枕着涛声而眠。灯笼是不熄的，夜里要添两回油。河风吹着灯笼，飘飘忽忽，夜深恍

听涛声急。现在，石砌古道犹在，桥涵塌落处，多幽谷，涧声溅溅。依然风送涛声，鸟禽也影影绰绰。

老人们还讲，春天河开，河鸟云集，人们要用臂膀挡开侵道袭崖的鸟禽。河上舟楫交错，山道上缓步而行的人，是黄河峡谷里一道独特的风景。拾级而上，步步登高，收入眼底的是一河大水，两岸绝壁。

其实，这里是晋陕黄河大峡谷的入口，黄土高原与内蒙古高原的阂阂，隔了一条水流。由此而舟，一桅要下到晋陕交界的榆树湾河埠。其间，有两道“鬼门关”，一道是关河口。关河入河，形成了飘忽不定的沙石碛，艄公们称“绵鱼肚”，一不小心就船底朝天了。另一道是龙壕，河中石碛，如卧刀于腹。船到豹子塔下的关河口要更换清一色的本地艄公，不熟悉这一段水路的艄公使不了舵，故这一段水路，皆由专门家掌舵。便是如此，短短几十里水路，九曲十八折，顺水激流，回旋覆涡藏礁，险象环生，要走上八九个小时，才能走出峡谷。

过了龙壕后，原来的艄公们复船，在榆树湾或河曲水西门，抑或府谷大辿渡登岸，顾来路而瞻前道，多要摆一席水酒庆贺。

如果给200年前的石窟寺一个归纳的话，我愿用这样一个句子：松悬抱幽石，洞沉卧青龙。

耶喜先生在清道光年间的又一个清晨，推开石窟的窗扉，满山的草木扑面而来，石寮下的大河涛沉波翻。这一次，他又被崖岸台烟的景致迷蒙了双眼，幽石四明，翠松苍霞。他凭栏远眺，立危竖塔，溟渤河垂，波动青色，峭峡百越，这奇异的情景，搅动了心絮。清朝之前，便有先贤涉足于此。尽管没有奇观，屐食草荒，壁上吮瀑，过着吟风吞咽的生活。茅棚陋寮，浆果庵宿，现在依然有迹可循。

耶喜先生仰步高台，乐山水而勤丰文牋，卜居石寮，在洞窟中度过了几个春秋。青灯下，披沙拣金，凝练出他毕生的心血……

石窟下的天然石台，一涧飞烟，瀑下深河。寺盛时，常有人在此听飞瀑落响，观白烟袅崖。旧有庵洞，缘庵沉寂，陡转几折后，岩出有台，称为瞭经石，即洗心岩。

很多年后，倾圮的石窟寺沉寂了。我在断残的塔顶看到几卷风化的梵文古籍，轻轻一碰，化为碎片，随风去了。

## 山水人文

年糕切成若干小块，然后放在竹筛子里。等吃的时候，放到笼屉上一蒸，便可松松软软地入口了。

家里兄妹多，妈妈总是想方设法给我们的衣服翻新花样。老大的旧衣服，经过妈妈的巧手，点缀些许花边，就变成新衣服了。所以每一年春节，我们都是体面光鲜地立于人前。

农家的文化也是别有情调的，只图个喜庆热闹，磨砚、裁红纸、写春联、刻挂钱、做灯笼。巧手的媳妇穿着大红袄剪着窗花，上面有寓物于情的鲤鱼、鸳鸯、喜鹊等，有“花开富贵”“吉祥如意”等祝福的字样。热爱生活的农家妇女，还会把各色彩纸，小心入微地装到玻璃器皿中，装扮农家小屋。而那些情窦初开的女孩子，用心折叠着千纸鹤或小星星，放到玲珑剔透的小罐子里。

盼年，候年，年复一年。而每一个年，都在我们一天又一天的翘首祈盼中，夹着六瓣雪花，携着幸福和爱，正年味十足地向我们走来……

## 乡土炊烟

当第一片雪花轻盈地飘落于阴山的山脊，当呼伦贝尔草原被一层素白缓缓覆盖，当河套平原的村落浸在朦胧的雪雾中，内蒙古的冬天，便伴着这漫天飞雪正式登场。北国的雪，从不是单调的苍白，它以万千姿态装点着大地，书写着独属于冬日的雄浑与浪漫，在天地间铺开一幅灵动的冬日画卷。

北国的雪，是草原上的静谧诗篇。进入冬天，呼伦贝尔草原褪去了夏秋的碧色，迎来了雪的洗礼。初雪时，细密的雪花如柳絮般飘洒，落在枯黄的草叶上，为草原披上一层薄薄的轻纱，远远望去，黄绿相间，别有一番韵味。随着降雪渐密，雪花汇聚成鹅毛，大片大片地坠落，仿佛天空打翻了装着棉絮的匣子。一夜之间，草原被厚厚的白雪覆盖，变成了一片洁白的雪原，天地相接处，只剩下纯粹的白与澄澈的蓝，没有一丝杂质。蒙古包顶积了雪，像是一个个圆润的奶油馒头，散落在雪原上；不冻的额尔古纳河在雪地里蜿蜒，水汽蒸腾，为河岸的红柳挂上晶莹的雾凇，玉树琼花，宛如仙境。偶尔有牧民骑着马踏雪而过，马蹄印在雪地上留下深深的痕迹，又很快被新雪覆盖，只留下一串模糊的印记，像是草原写给冬天的密码。正午时分，阳光洒在雪原上，白雪反射着耀眼光芒。

北国的雪，是戈壁上的苍茫画卷。靠近乌兰布和沙漠边缘的地带，雪的到来更添几分苍凉之美。不同于草原的绵密积雪，戈壁上的雪总带着几分疏朗，雪花落在赭黄色的砾石上，不似草原那般堆积成厚毯，反而勾勒出石头的棱角，像是给大地镶嵌了银边。风掠过戈壁时，雪粒被卷起，形成细碎的雪雾，在阳光下闪烁，宛如流动的星河。远处的沙丘被雪覆盖，原本起伏的曲线变得柔和，黄白相间的色彩，在天地间晕染出独特的层次感。偶尔有骆驼踏雪而行，驼铃在空旷的戈壁中回荡，与风雪声交织，仿佛诉说着古老的丝路故事。

北国的雪，是城镇里的烟火画卷。在呼和浩特、包头等城市，雪的到来让城市多了几分诗意。清晨，推开窗户，映入眼帘的是银装素裹的世界，屋顶积了雪，道路铺了雪，满都海公园的垂柳挂满了雪，就连路边的路灯，也被雪包

## 雪原韵事

（组诗）

### □戈三同

#### 雪中行

在雪中行走，一路被飞雪的鞭子抽打着。近旁几只觅食的麻雀，和我一样蜷缩的身子，遍布被风驱赶的鞭痕

这个季节，雪花再温柔一旦被风挟持，美也充盈着暴力这些雪花，一旦飞掌落下顷刻，将我的肩胛拍成另一片雪原

但哪一个生命没有上扬之心即使狂风的绳索勒入远山的肋骨如拆解着一个五花大绑的莽汉在我抬头的瞬间，它一头撞碎了远天的迷蒙

#### 哦，黄羊

大戈壁空阔，辽远，浩渺但没有哪一寸土地，是属于它们的属于它们的，是奔跑、跳跃、迁徙是暮然间的突现，又倏然消失

此刻，它们从雪原上走过一只带羔的母羊，突然慢下来突然走近一道铁丝网一定是那具高挂的骨锥，因定格了一个腾跃的姿势它漆黑的泪腺，滑落一滴惊恐漠风穿过风干的眼眶，似给它又一次吹响了悲鸣的号角

仿佛神灵的率领，引颈望远或像一抹流浪的云絮，与大风搏斗与滑过草尖的时光，相依相扶将生存的版图，缠在蹄子上一只踩着另一只，晃动的影子身上扛着硕大的灵魂和胃囊里，仅有一撮草

#### 边角

当那个如山的身影，渐渐模糊一晃，跌入地平线雪地上留下的脚印，却清晰而醒目

没有谁会留意拖来一幕星月，又远去的脚此番会有如此礼遇

似乎没有什么，比牛舔鼻鞭子

# 冬日画卷

□三月河

裹成了白色的灯笼。孩子们穿着厚厚的棉袄，在雪地里奔跑、嬉戏，堆雪人、打雪仗。路边的商铺门前，挂着红灯笼，灯笼上积着雪，红与白的碰撞，充满了浓浓的年味。傍晚，城市的灯光亮起，雪花在灯光下飘落，像是无数萤火虫在空中飞舞。

北国的雪，是平原上的希望序曲。河套平原的冬天，因雪而更显生机。初雪降临时，雪花轻柔地覆盖在麦田上，像是为幼苗盖上了一层“保暖被”，既能抵御严寒，又能锁住土壤中的水分。雪后初晴，阳光洒在白茫茫的平原上，一望无际的雪地里，偶尔能看到农民劳作的身影，雪在脚下发出“咯吱”的声响，像是与土地的对话。待到来年开春，积雪融化，顺着田埂渗入土壤，滋养着麦苗生长，为夏粮丰收打下坚实基础。冬日的河套平原，没有了春耕秋收的忙碌，却因这雪，多了一份对未来的憧憬，每一寸积雪下，都藏着丰收的希望。

冬日每一片飘落的雪花，都像是一个跳动的音符，在辽阔大地上谱写着动人的冬日诗篇。这片被雪滋养的土地，因雪而更加美丽，因雪而更加充满生机，也因雪而让人心生眷恋。

### 且听风吟

配上一双毡垫，更辽阔的温暖了她腰膝，拓下那个尺寸

那一刻，盈尺之外的广大雪原仿佛只是她推开，载下随手扔掉的一圈阔大的边角

#### 我的远方

过不多久，我就老了那时，我的远方，就在遥远的附近

浑善达克，或黄岗梁我一人独坐时光深处，身边的动物因我的善待，一天天变得野性全无

我像重新认识朋友一样亲近眼前的事物。与一簇草平起

平坐

与一只贸然闯入的松鼠，称兄道弟

落日从沙梁拱出，或隐没我一个人的事情，竟也如此苍茫登高极目，远处一条隐隐的河流仿佛也是我独自放养的

当大雪覆盖，鸟踪灭我不会担心，偶尔的回忆会照亮暗去的过往也足够，劈柴一样抵御辽阔的寒冬

星夜疏朗，四野沉寂我的耳蜗，像我拥有的一座微型羊圈它围住的月朗风清，将生生不息

#### 雪后登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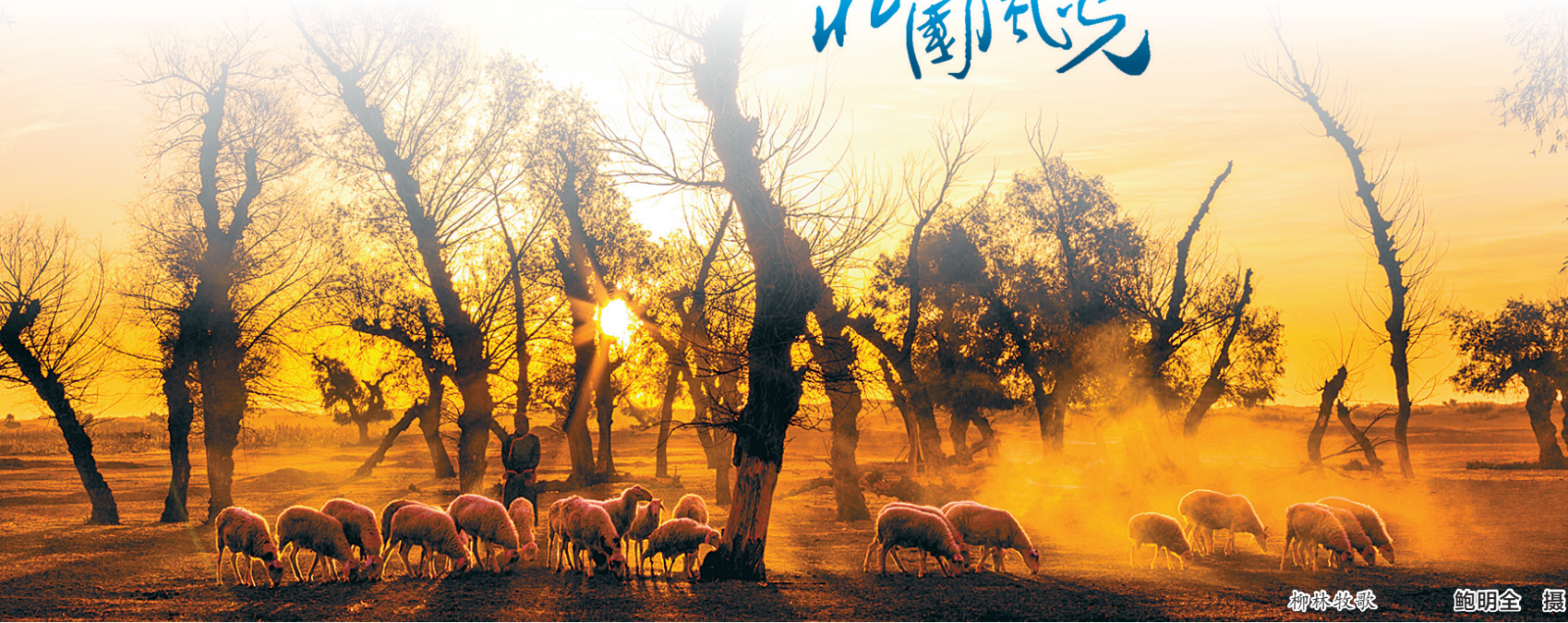
雪后的额尔敦山，微胖了些风雪拿捏的庞大雪人，也安静了些

有人肩扛星月，迷失于昨夜有人埋头扫出一条山道仿佛给登顶人，扛来一架通天的梯子

台阶的肋骨是硬的越接近山巅，树枝上的鸟雀越胆大是否把我当成了一只大鸟？

但可以肯定的是，上边安坐伸手可及的那一方晴空，暂时还没有谁动过

### 待星空



柳永词歌

鮑明全 摄